



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上)

# 天乙法師

PDF  
PDG

# 【春光印象】香光行——當不成佛(一)

誰說學佛的人一定是遠貌岸然、一副難以親近的模樣？如里來窺視香光行，佛學研讀班同學們「結業獻禮」的精華表「罰」你就會發現學佛者的熱情歡喜，還有可愛。

三月廿八日安慧苑花佛學研讀班「香光行」活動中「結業獻禮」的第一個節目是「當不成佛」，由各班同學打扮佛菩薩、靈師開大般若場前誦佛菩薩造像發願、好不熱鬧！

### • 賢菩薩為何要騎白象呢？

因為在陸地上以象的力量最大，這不是說賢菩薩是大胖子太重，只能騎白象，而是白象象徵慈悲重威，能壓惡念重感，但菩薩眾生的任務，



這正菩薩騎著一頭六牙白象出場，頭戴五佛金冠，右手拿著一朵蓮花，左手持著一把智慧劍，是大乘佛教中行願的象徵，他發了十國大願，願生生世世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觀妙華障，隨着功緣……



出坡第一課一掃地時，一定會捲到那個嗚呼掃地。最後把煩、惱掃出去，而開扫者的人——圓利佛陀的。

「掃地掃地掃心地，心地不掃空掃地。」掃地時多唸此偈，保證可上「成佛班」。

這位菩薩騎著獅子出場，右手持智慧劍，

智慧劍的象徵，在所有菩薩中，只有佛陀弘法，因此他被稱為「文殊師利菩薩」，他就是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薩。



### • 文殊菩薩為何要騎獅子呢？

因為獅子的威儀，象徵菩薩的覺悟覺猛，這可真的是隻「獅子」，搖著耳朵尾巴，張著大嘴吐出火，經書身金色袍，鬚蒼白，鬚髮白，可是合身最嬌的草型哦！

香光社發行人  
Lumm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葉德嫻 魏周因  
執行編輯：羅豆敏 羅恩介  
美術設計：洪麗娟  
地址：嘉義縣竹筒腳內埔村溪州49-1號  
49-1, Hsiyeh-chue, Nei-pu, Chiayi City,  
China 160406, Taiwan, R.O.C.  
電話：(05)2542134轉803 傳真：(05)2542977  
郵政劃撥：03308894 — 香光寺  
網址：http://146.123.254.11/~lummary

###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嘉義縣竹筒腳內埔村溪州49-1號  
電話：(05)25421267 傳真：(05)2542977  
紫竹林精舍/鳳山市民權路街60號  
電話：(07)733891-3 傳真：(07)7254950  
安慧書苑/嘉義市文化路820號  
電話：(05)2328165 傳真：(05)2326085  
定慧書苑/台南市臨港街74巷3號  
電話：(03)7272427 傳真：(03)7270521  
印緣書苑/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00號4樓  
電話：(02)23641213 傳真：(02)23641993  
集慧書苑/台中市西區大墩1街50號  
電話：(04)3192007 傳真：(04)3192008  
製版印刷：千色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字第4548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開刊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若有收到重復，勿以上或重複地址，  
請來信告知重覆，註明雜誌名稱、  
姓名、地址、電話，以便修改。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本報歡迎讀者 及讀者提供消息、  
有關意見：  
\* 有關通訊、安慧苑或印緣書苑編輯、  
寄來稿件、安慧苑或印緣書苑或印緣書苑  
附寄在紙夾、郵付、郵資自理、郵費自理。  
本刊地址：嘉義縣竹筒腳內埔村



兔耳打圈吐吐味，  
帽子可說是  
DIY的哦！

# 目次

【編輯手札】

## 2 致力於喚醒台灣比丘尼自覺意識的天乙法師——

編輯組

【天乙法師——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上）】

6 堂堂僧相，還諸人間——釋見暉編著·釋白瑜校訂

26 走入佛門，緣結東山——釋見暉編著·釋白瑜校訂

48 親近善士，聞法學成——釋見暉編著·釋白瑜校訂

【道學法界】

78 略論《中論》與《阿含經》的關係——陳偉

【佛教社會語言】

86 涅槃的佛教——究竟解脫的宗教（一）——麥爾福·史拜羅

【義說說律】

102 《大智度論》的尸羅波羅蜜——釋厚觀著·釋如成譯

【成人教育】

108 佛教成人教育實施機構類型及其現況——釋見潤

【菩提道上】

126 芒果·生活·修行——釋白觀

129 念勤七字真言——何清雄

【結廬入僧】

134 走出外遇的藩籬——釋白節

【心田四考】

24 把微笑送給您——釋白牛

84 兩幅畫——釋見望

【山草對話】

136 浴佛——山／小草

【教史尋蹤——中國篇】

140 滿益智旭的戒律觀——釋白澹

【佛典語文瑣談】

146 佛典閱讀與音韻知識——竺家寧

156 何謂「佛陀」？——釋白庭整理



【封面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封底設計】盧亞蘭



## 天乙法師

在護衛佛教走過轉型期的身影中，  
天乙法師，  
是不能被遺忘的，

她所呼籲「比丘尼自覺」的思潮、  
倡導建立「比丘尼僧團」的理想，  
即使今天，依舊震撼我們的心靈。

山口沙香光寺贈

二〇〇一年五月廿中



【編輯手札】

## 致力於喚醒台灣比丘尼自覺意識的天乙法師

編輯組

「比丘尼必須自己教導比丘尼！」「比丘尼要站起來，培養承擔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這是天乙法師在民國四、五十年代於授戒場中不斷呼籲的思想。在那個保守封  
閉、男女社會地位落差極大的年代；在台灣佛教剛從僧俗不分的日本式、齋教式佛教  
過渡到中國大陸式佛教的時代，天乙法師以她獨特的見解與堅定的自信，致力喚醒比  
丘尼的自覺意識，向教界與社會大眾宣告：「住持正法的責任是不分男、女眾的！」

幾十年後的今天，台灣比丘尼以「素質高、人數多」的特色及活躍的弘化活動，  
在宗教、慈善、文化、教育等方面重建形象，而被社會、教界所肯定，台灣的「比丘  
尼經驗」也因此成為其他佛教國家考察、學習的典範。一九九七年，西藏佛教領袖達  
賴喇嘛來台訪問時，就表示希望了解台灣比丘尼的傳承。近年來，有關「比丘尼」的  
研究更是日趨熱門，不少學者專家發表以「比丘尼」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這些都說明  
著：台灣比丘尼的發展也成為「台灣經驗」的另一章。

站在現今台灣佛教的定點上回顧過往，我們不能忘記，由於長老德的努力，確

立僧侶的生活型態及建立僧侶的形象，台灣佛教才能擺脫原先日本式、齋教式佛教遺留的影響，成功地轉型成中國大陸式的佛教。這當中有許多的比丘尼，她們奉獻畢生的心力，讓佛教的步伐能穩定地從過去走到現在，邁過一個時代又一個時代。在這些護衛著佛教走過轉型期的身影中，天乙法師是不能被遺忘的，她所呼籲「比丘尼自覺」的思潮、倡導建立「比丘尼僧團」的理想，即使在今天，依舊震撼我們的心靈！

從本期開始，本刊製作「天乙法師——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系列專輯，帶領讀者追尋天乙法師在台灣佛教史地圖中所留下的足跡。在本期專輯中，將介紹天乙法師崛起時的台灣佛教背景，與天乙法師的成長歷程、依止圓融法師出家的因緣，以及她親近慈航法師、追隨白聖長老參學時期的生活。

天乙法師短短五十餘年的一生，沒有足以傲人的事業，沒有任何著作傳世，但她強調「比丘尼對佛教的責任」的遠見與眼光，整頓了尼眾的生活理念，創造了尼眾的新形象，更影響了日後台灣比丘尼的生態，創辦香光尼僧團的悟因法師便是受學於她，而深受啓發。在今天台灣比丘尼逐漸被世人注目的同時，讓我們一起紀念一生為提昇比丘尼在社會、在教團的奉獻而耕耘不懈的天乙法師。

當我們穿越台灣佛教歷史的長廊，彷彿清楚地看到天乙法師高大威儀的身影，聽到她爽朗豪邁的笑聲，讀到她嚴肅喝斥「男女眾共住」的弊端，以及殷殷叮嚀「比丘尼自覺」的悲心與弘願……。

【專輯】

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上）

# 天乙法師

民國四十二年，白聖長老在大仙寺傳授三壇大戒，規定僧侶剃髮染衣，嚴持素食、不婚嫁等清規、戒律，

堂堂僧相得以重現人間，僧侶的修道生活因而重塑型態，

此後，經過一連串傳戒會的洗禮，

台灣佛教逐漸告別舊時代，

邁向另一個嶄新的紀元。

天乙法師，

便是一位走過這段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

在戒壇上，她先後擔任引贊、口譯、講戒、得戒和尚尼等，

擔負著教育比丘尼的責任；

在弘化方面，她以台語傳譯比丘大德的國語弘法，

架起一座光復後台灣佛教接受中國佛教的橋樑；





在道場經營方面，她首開風氣，  
住持四個純女眾道場，

以「女眾指導及管理女眾」的風格，  
樹立尼僧伽僧格教育的楷範。

這樣的一位比丘尼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修學歷程？

她依止圓融法師剃度，奠定寺院管理的基礎，

她親近慈航法師，效法以通俗演講為弘化的方式，

她追隨白聖長老傳戒，協助指導尼眾，

對透過戒壇管道教育比丘尼生起無比的使命感，

終其一生戮力宣導比丘尼自立、自覺，

為比丘尼的自覺意識

播下一顆影響深遠的種子……





# 堂堂僧相，還諸人間

天乙崛起時的台灣佛教

釋見暉 編著

釋自鑰 校訂

光復後的台灣佛教受齋教、日本佛教的影響，僧俗無明顯界限。

民國四十二年，白聖於大仙寺籌辦三壇大戒，台灣僧人的生活型態開始轉變。

白聖更於戒壇設置引贊，以比丘尼指導尼眾新戒。

## 光復後台灣佛教的出家人

佛教何時傳入台灣？一般相關的史料，都認為佛教是隨著鄭成功的渡台，而慢慢地傳入台灣的。在此之前，台灣已有移民與貿易，而宗教的傳播一向與貿易、移民有很深的關連，我們或許可以由此推論，在鄭成功渡台之前，台灣已有佛教的流傳。(1)而歷經明鄭、滿清、日據，



直到台灣光復，這段時期台灣佛教的發展如何？它所呈現的面貌又是如何呢？

### 〔光復後的台灣佛教派別——日本派、鼓山派、齋教〕

釋東初謂光復後的台灣佛教，可分為日本派（新派）、鼓山派（舊派）、龍華派（俗派）等三派。(2)此言大抵不差，但所謂的「龍華派」，或許用「齋教」一詞更為恰當。因為齋教於台灣的發展有三派——龍華、先天、金幢，而這三派對台灣佛教多多少少皆有影響，故以「齋教」替代「龍華派」一詞，如此一來涵蓋範圍會更周延。

齋教由儒、釋、道三者混和而成，其中的金幢派可能比正統佛教更早傳入台灣，因此張曼濤認為以台灣佛教的發展史來看，不能忽視齋教對台灣佛教的影響力，例如台灣一般俗語稱寺廟為「菜堂」，其實真正的菜堂是指齋教的修行場所。(3)何謂「齋教」？李添春認為：

台灣之白衣佛教，又稱為齋教，就是在家持齋奉佛之一種團體。不出家，不剃髮，不穿僧衣，以白衣身嚴持佛戒，以持齋而斷絕葷肉故稱為齋教。此種團體在台灣有三派，就是龍華派、金幢派、先天派，都是由大陸傳入台灣的。(4)

不只李添春認為齋教是「在家佛教」，在增田福太郎的調查報告裡早已經認定齋教是「在家佛教」，他說：

齋教，一名在家佛教。……嚴格地持守五戒十善，特別重視殺戒，因此「食菜」，所以有

「食菜人」之稱。(5)

一般而言，學者大都認為齋教的特點是：不出家、不剃髮、不穿僧衣、以俗體守持佛戒，如上舉李添春、增田福太郎、伊能嘉矩(6)等。但只有增田福太郎明白地指出，以俗體守持「佛戒」的「佛戒」是「五戒十善」。有關此點的說明頗為重要，因為龍華、金幢兩派可以嫁娶，而先天派則嚴格持戒，不許嫁娶。(7)佛戒的種類頗多，如以「淫戒」為例，五戒的淫戒是「不邪淫」，而具足戒(8)則是「不淫」。由增田福太郎的說明中可知，龍華、金幢二派可以嫁娶，當然不是守「不淫」的具足戒，而是五戒中的「不邪淫」戒。先天派則由於不許嫁娶，比起其他二派是更嚴格地持守佛戒，因此，也影響了一般人對佛教的看法，將光復後台灣佛教的女性出家人——比丘尼，稱為「菜姑」。

所謂「鼓山派」是指受中國大陸影響（多源自福建鼓山）的台灣佛教。釋慧嚴研究台灣佛教時，曾針對「台灣佛教的源流主要出自鼓山湧泉寺」此一觀點作過研究。慧嚴引用相當多的資料，如《南部台灣誌》、《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台灣本島人的宗教》等，指出「本島的佛教傳自鼓山、西禪二叢林」，及「台灣人欲有相當地位的僧侶，要赴福州鼓山受戒，取得僧侶的資格。」(9)而受具足戒於福建鼓山的台灣僧侶，因為受傳統大陸佛教的影響，至少必須過著茹素、不婚嫁的生活。

日本佛教來台，始於日據時代。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開始了



為期五十年的日據時代，日本佛教也就在此時傳入。在此時期，日本在台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佛教亦難逃皇民化命運，不論寺院的設備、僧侶的生活方式，乃至服裝及儀式等大都受到日本佛教的影響，成為日本式的佛教，如僧人不茹素、可結婚育子、攜家帶眷營運寺院。由於皇民化運動所致，由大陸福建傳來的中國佛教便日趨式微。

總之，如以「茹素」、「婚嫁」的觀點來區分光復後的台灣佛教派別，約可歸納如下表：

婚嫁	茹素	項度
		派別
×	○	鼓山派
×	○	齋教 先天 龍華 金幢
○	○	
○	○	
○	×	日本派

### 〔白聖傳戒整頓僧人生活〕

自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戰敗，至台灣光復後首次在台南縣白河大仙寺傳戒的四十二年春天，在此期間，台灣佛教的發展，依東初於三十九年的描述：

在家與出家也沒有顯明的界線，出家不需要削髮受戒——指一般齋姑而言，甚至龍華派齋堂

允許娶妻吃葷。……捨此，台灣佛教徒缺少一種統一標準生活制度，……嘉義大仙寺……大有百丈的遺風……在食、行方面，已做到標準化；衣、住方面，尚未能符合僧制規定。……一個完善佛教僧侶，必須經過律儀教育、叢林教育、佛學教育。……故從根本律儀說，台灣許多出家眾不能目為比丘僧或比丘尼。他們忽視律儀教育的原因，不能不說是受日本佛教的影響。(10)

東初於民國三十八、九年間曾到台灣中、南部各地旅遊，對台灣各地佛教情況有所了解，因此提出這些看法，指出台灣僧侶受齋教、日本佛教的影響，不重視律儀，而說「出家」與「在家」沒有顯明的界線。關於當時台灣佛教的狀況，釋白聖（一九〇四——一九八九）於四十二年春天開辦大仙寺戒壇時，對求受戒的戒子有如下的描述：

在開堂的第一天，所見一般受戒者，除了幾位熟識的新戒之外，大都服裝不整，毫無僧像威儀，所以痛下決心，立出七條規定，限各新戒，在兩日內，決定取捨，否則便要依據規定，予以淘汰。(11)

白聖所謂的「七條規定」是：

- 一、必須捨家離俗，具足僧像，方可受比丘大戒；
- 二、出家者，不得穿俗裝，如無僧服，限三日內做成，否則退受居士戒；
- 三、無論出家在家，須一律投拜僧寶為師，方許受戒；如有拜在家人為師者，須速改之，



否則一律不准受戒；

四、凡受居士戒者，絕對不准收徒；

五、不准寄戒，一律取消；

六、異道前來受戒者，必須宣誓

改邪歸正；

七、自受戒日起，絕對禁止煙、

酒、茹葷。(12)

此外白聖又說：

僧寶的儀容，極關重要，在戒期開始時，我曾嚴格的指示過，要所有四眾新戒的服裝，必須僧俗分清，在家二眾，除做佛事外，一律不得著僧裝。出家二眾，絕對不得再穿俗服。因為本省出家男眾，自日據時期，即多穿俗



◎民國四十二年，大仙寺傳戒大會是台灣光復後首次傳授三壇大戒，這是台灣僧人生活型態改變的開始。(圖為戒會全體合影。照片提供：中國佛教會)

服，實有違背佛教的制度，所以我在戒期開始時，第一步工作，便是整頓服裝。(13)

由上可知，光復後的台灣佛教仍難脫日本佛教的習性，出家男眾大多不著僧服，與俗人無異，且攜家帶眷、茹葷、飲酒等。此外，白聖也說不准拜在家人為師，或凡受居士戒者不准收徒弟等，依筆者的看法，當時出家人嫁娶、茹葷、飲酒及在家人收徒的情況，除受日本佛教影響之外，也受「在家」齋教的影響。所以，白聖便說在傳戒期間第一要務就是整頓僧人儀容，釐清僧俗二眾，以使僧俗有別。

以上所說是光復後台灣佛教的景況——僧侶不剃髮、不著僧衣、攜家帶眷，與俗人無異。及至四十二年大仙寺第一次傳授三壇大戒(14)，這次的傳戒活動深深地影響了台灣佛教，從此台灣僧人的生活型態被徹底改造，不婚嫁、茹素、斷葷酒、剃髮、著僧衣、受具足戒等規定，成為台灣僧人的必要條件。民國四十二年的大仙寺傳戒大會，可說是台灣佛教轉型的一個重要契機。

## 從白聖傳戒看光復後出家人的轉型

張曼濤認為台灣光復後佛教的再建有兩方面：一是授予中國傳統佛教的出家戒法，二是重視佛教思想與學問。對僧侶而言，前者是必經的入門階段。但光復前的台灣佛教，並不重視戒律，所以重新建立傳戒模式，可說是復興中國佛教形式上最重要的基礎，而實際承擔、推動此



工作的人則是白聖。(15)白聖曾說明其對大仙寺傳戒的目標：「我既承當開堂任務，當於未來之先，便決心給台灣佛教，插一顆純淨佛法的種籽。」(16)於此，白聖在大仙寺戒壇上表明替台灣佛教播下純淨種子的決心。

### 〔白聖傳戒的因緣與動機〕

白聖曾說明其欲傳戒，以傳戒為急務的緣由是：

余自民國三十七年避亂來台，目睹本省佛教受日人影響而致不免有失風規，甚為痛惜！故不遺餘力一再主辦傳戒。(17)

此外白聖也認為：

「戒在則佛法在，戒滅則佛法亡。」可知戒律的存亡，維繫著整個佛法的命運。(《白公上人

光壽錄》，頁753)

白聖深信戒律對佛教、僧侶的重要性，而台灣佛教僧侶此時連修習戒學的基礎——受戒，都還談不上。(18)

四十一年冬天，鍾石磐、陳登元等人馳函白聖，告稱大仙寺欲秘密計劃傳戒，戒期只有七天，且允許人不到壇，只要繳費掛名，即可受戒……，所以請白聖設法阻止。(同上，頁302)白聖接到消息後，認為該寺傳戒與中國佛教會的傳戒規則不相符合，於是去文該寺予以糾正。



該寺於接到中佛會公文後，隨即派人至中佛會接洽，商討的結果，是以大仙寺住持釋開參任得戒和尚，大陸來台的釋太滄為羯摩和尚，釋道源為教授和尚，同時由白聖任「開堂」，負責籌劃一切事宜。（同上，頁302及頁363）這樣的因緣，開啟了白聖往後在台一連串的傳戒生涯。

之後，對於傳戒的時間、內容、規矩等，白聖也做了一些改善與變動，如將戒期由十五天延長至三十二天，甚至是五十三天；女眾由「一部僧中授」到偶爾實施「二部僧中授」。此外，也建立戒壇作息的模式，如上午為新戒講解三壇戒法——沙彌（尼）戒、比丘（尼）戒、菩薩戒；下午為新戒教演規矩、禮節等；晚上則令新戒禮拜、懺悔。

雖然有人對台灣後來一連串的傳戒活動，毀譽不一，<sup>(19)</sup>但在光復初期，白聖的傳戒確實引起不少的迴響，如釋會性從大仙寺受戒之後，深覺傳戒之重要，因此熱心推動。白聖便曾提到台灣光復後於獅頭山元光寺第二次傳戒時，會性熱心推動的景況：

自從前年大仙寺傳戒，時間雖然稍嫌不夠，但對本省佛教確曾發生很大的影響；因此許多熱心的僧俗，都感覺有繼續傳戒的必要，其中如律航法師、鍾石磐、陳登元等居士，曾經屢次奔走大仙寺接洽，終因障礙重重，未能成就。本寺住持會性法師聞悉後，乃毅然發心傳戒，……卒使三壇大戒，如期宏願實現。<sup>(20)</sup>

以上是說明白聖傳戒的因緣、動機，及他人對其傳戒的回應等。